



憨兒養老

□董運生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父母的年齡一天天增大，而我們陪在他們身邊的時間卻越來越少。農村父母深知土里刨食的艱辛，更是盼着孩子們能夠走出農村，在或遠或近的城裡有一片不同於父母的天地。父母不遺余力地努力着、盼望着，也可能在心裡矛盾着，只是從來都不說。

前些日子，老鄉川哥約吃飯，酒過三巡，我們談到了人到中年後的各种生存境遇，尤其是沒有在父母眼前的愧疚。在老家，有一個“憨兒養老”的說法。人總要老去，無論子女多少，最後留在身邊的，很可能是那個不怎麼有能力卻忠厚老實的孩子。川哥和我一樣，都是家中的獨子，為了謀生遠走他鄉。說到“憨兒養老”時，他眼裡隱約閃爍着淚花。川哥的父亲身體也不是很好，去年才因病住過一個多月院，出院後老爺子不願到城裡拖累兒子，只是多留川哥在家照料了幾天。

“憨兒養老”的說法，我多多少少是認同的，每次回鄉都會有特別深切的感受。曾經300多人的小村莊，平時常住人口不到100，且以老人、婦女為主。老人們無病無痛還好，如果身體有點不適，就不太方便了。父亲去年腦梗了，發病時我沒在家，父母也沒有醫學常識，再加上他們本來就不喜歡麻煩人，無奈之下才想着等到天亮了找鄰居送父亲去就醫。父亲住院後，還不

少回家，我印象中他工作後基本沒有回老家過過年，為母親養老送終的事情大多都留給了他弟弟承擔。面對鄉親們的勸說，父亲沒有說什麼，毅然咬緊了牙，靠走南闖北打零工，供我和妹妹讀完了大學。

我畢業後，工作之地離家千里，妹妹婆家離家不到百里，但在另一個城市生活，也很少回家。父母不願帶累我們，留在了老家，種几畝薄田生活。除了經常給父母打個電話，問問身體和家裡的狀況，我們也許並不能為父母再多做其他的事。夜深人靜的時候，父母也許沒有想過“憨兒養老”的事情，但我却時常想起，為自己沒有留在父母身邊好好陪伴他們而心生愧疚。

父母一天天地老去，孩子一天天地長大，有一天，孩子也有可能會離開我們在很遠的地方工作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也會像父母那樣，放孩子去開創自己的生活和事業。父母從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憨兒”，千百年來，都是如此的朴素溫暖。

(作者單位：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

讓親戚鄰居們告訴我，說是病都病了，沒必要耽誤我上班。當父亲的朋友告訴我消息時，父亲已住了十幾天院。可想而知，那十幾天裡，母親承受了多大的壓力，當我在醫院見到她時，她那本就瘦弱的身體又單薄了許多，並且頭上有了許多的白髮。單位上准了我兩周的假，父亲轉入康復醫院後，我的事假已基本上結束。父母沒有讓我再續假，只是說暑假沒啥事了可以早點兒回去。父母對子女關心是慷慨無私的，而我們對父母的回報卻太少太少。

父亲住院時，我想起了一段往事。我讀高中時，曾有村民勸過父亲讓我停止學業，因為當時經濟條件實在太差，一個勞動力每天掙三四十塊錢都有一定的難度，我成績尚可，讀高中乃至大學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當時我們整個行政村也陸陸續續有了十來個大學生，這些讀了大學的人基本選擇了在異鄉成家立業，他們很少回家，更談不上照顧父母，有些鄉親對此頗有意見，甚至還說出了大學生們沒有為家庭和家鄉作出任何貢獻的話。他們常拿我同宗的一個叔叔和爺爺作比較，同時也算是勸父亲。二娃叔出身很苦，父母都是聾啞人，他小時候得過病，留下了後遺症，說話不是很利索。二娃叔有一個弟弟，常年在外打工，他們父母走失後，二娃叔承擔了照顧奶奶的責任，前前後後有十幾年。二娃叔的奶奶過世時，不少後事都是他料理的。玉隆爺和二娃叔年齡差不多，是村里兩千多人中的第一個大學生，畢業後分配到了油田工作，離家不遠。他和弟弟雖然一同蓋起了村裡的第一棟樓房，但却很

少回家，我印象中他工作後基本沒有回老家過過年，為母親養老送終的事情大多都留給了他弟弟承擔。面對鄉親們的勸說，父亲沒有說什麼，毅然咬緊了牙，靠走南闖北打零工，供我和妹妹讀完了大學。

我畢業後，工作之地離家千里，妹妹婆家離家不到百里，但在另一個城市生活，也很少回家。父母不願帶累我們，留在了老家，種几畝薄田生活。除了經常給父母打個電話，問問身體和家裡的狀況，我們也許並不能為父母再多做其他的事。夜深人靜的時候，父母也許沒有想過“憨兒養老”的事情，但我却時常想起，為自己沒有留在父母身邊好好陪伴他們而心生愧疚。

父母一天天地老去，孩子一天天地長大，有一天，孩子也有可能會離開我們在很遠的地方工作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也會像父母那樣，放孩子去開創自己的生活和事業。父母從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憨兒”，千百年來，都是如此的朴素溫暖。

(作者單位：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



出游

(外二首)

□陳維宣

嘭的一聲
关门如槍响
把我射進茫茫野外

秋天竟是如此高遠
沒有一只孤雁與我同向和相向
伴我一生除了影子，就是行囊，更有重量

候车

先抵達候车室。
不要把時光消磨給家裡無謂的徘徊

既然出行
就要把時針和分針
交給脚步撥弄
交給秋雁的翅膀

列車還未进站。
候车人一臉平靜
手機玩弄着真象和假象
但我聽見他們的心怦怦地跳
與奔馳的列車竞速
我也如此，外靜內亂
唯有高掛的告示牌
才是表里如一地耐心和安靜

列車运行中

遠的风景在靠攏
近的风景在退還
如我的心情，有得有失

旅途中，有的走出列車，有的進入列車
很難記得清他們的樣子
正如我，一個匆匆的過客

記得清的却是越離越遠的人
如你遲遲不肯收回揮舞的手
如孫女不願我粗糙的手去摸她音樂般的發絲
如家裡的兩只小烏龜站穩在一段水中的木頭上
淘氣的小刺蝟，白天睡覺，晚上折騰

還有最近的人
心的曠野，秋風始終吹不開你的憂郁
(作者系重慶市詩詞學會會員)

穿花圍裙的老肖

□周丁力

與老肖的初識是在他家的客廳。
一個初冬的中午11時許，我與一個朋友進了老肖的家門。那時的老肖聞聲從廚房裡迎出來，他臉上一圈絡腮胡，雙手沾著水，腰間圍著花圍裙，滿臉都是笑，口中連聲說：“請進！請進！”引我進門的朋友，替我與老肖作了簡單的介紹，於是，我與老肖，老肖與我便成了朋友。我的朋友，多數是這樣因朋友的介紹而認識的，當然其中有些朋友，走著走著就散了，但10多年過去，老肖至今還在。

老肖已於7年前退休，之前是市內一所高校的教師，業餘喜繪畫、喜書法，亦喜廚事，燒得一手好菜。談吐有趣，處世為人，有老大哥的氣度，總之是一個頗有情趣、寬以待人之人。

10多個年頭里，逢年過節，老肖總是喜歡親自下廚在家中擺一桌。那時的朋友們在他家中，有的品茶聊天，有的打牌，他一個人在廚房裡操持，有時，朋友想去幫忙，他總是說：“你們玩，弄好了我喊你們。”那時的他，總是圍著花圍裙，笑吟吟的，進進出出地忙。在他家的餐桌上，有我念念不忘的桑葚酒和肉味、油炸小魚，有我喜歡的軟糯香甜的烤紅薯，還有我每次都要喝兩碗的清爽可口的雞湯……我曾經跟他開玩笑，說他站在台上能讲课，拿起筆來能作畫、寫書法，圍上圍裙能操廚，真是上得課堂與廳堂，下得廚房的“佳人”。並從心底裡覺得，花圍裙使他具有了人間烟火帶來的亲和力；畫筆又使他对日常生活實現了一種超越。

老肖的繪畫作品中，有素描、水粉畫與油畫，亦有書法作品。四者中比較起來，我比較喜歡他的素描，其特點是，能準確生動地抓住人物瞬間的神態。有一次，我們一家、他們一家，

還有一位李姓朋友一家聚餐，當時我與他都有點醉，沒想到幾天後，他從微信上給我發來一張素描，上面是我一歲多的外孫，形象栩栩如生。我有些納悶，席間他是在什麼時候對描畫對象進行觀察的。他曾經對我說，有時他凌晨醒來再也睡不着，就凭記憶畫素描，幾乎畫遍了身邊的親人和他喜歡的朋友。那些作品上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的樣子我大都見過，兩相映照，覺得傳神如許，並不比一些專業畫家差，因而十分贊賞。

他的水粉畫多以鄉間山野、小院樹木、溪水小路為對象，畫面中的景象，並非照搬景物具象，而是稍稍有所變形，因而更顯情趣。那些水粉小品畫，有的着色濃郁，有的着色簡淡；或富麗，或淡雅。筆尖勾畫，心緒點染，于神思飛揚之中，替我將山光水色攬到胸前，令我覺得觀之可潤目潤心。

然而，他的書法作品我並不喜歡，覺得過於張揚個性，太過注重自我。有次飲酒時我曾流露過這些看法，他不以為忤，笑一笑，未對我這個門外漢的評價做出任何辯解。當然，我知道，作為門外漢，我只有資格說喜不喜歡，沒有資格評判好壞。對於他的油畫作品我亦有腹誹，但想想自己于此道更是門外漢，便沒好意思說出來。朋友間交往，發表意見看法，不應該任性地執著于己見，而是應該有所節制，因為你也不知道，自己說得對不對，會不會傷人。

前不久，他因意外暈倒住進了醫院，進行住院檢查與治療，幸無大礙，並逐漸恢復。住院期間，他在微信上給我發了封信，出語诙谐，妙語多多，心態極佳，其在病中樂觀的心態，堪為吾輩榜樣，遂摘錄几句于此：“病房中住著7個病員。都說是壞了的人各有各的壞，這裡的人主要是‘心壞’，心血管內科嘛，還能壞到其他哪兒？由此，我也成了‘壞人’。”“昨天女兒帶我出去午餐，歸來後女兒告知我護士站有人給她打電話，沒接上，回撥不通，讓我問問。我找護士問道：‘是不是我這裡犯了錯你們要找家長？’護士笑答：‘可能是撥錯電話了。’几天以來，CT、核磁、超聲等儀器玩了個遍。結果心、腦、血管都有點問題。再一想：正常，鋼鐵放久了也會長鏽，何況是人。老了老了，不玩點病，玩什麼？”讀之令人解頤一笑。

現在的老肖身體狀況大有改善。他出院時，我仿照他信中的語調在微信上對他說：“老肖這番醫院去來，是‘壞人’進去，‘好人’出來，可喜可賀。期望下次又看到你穿花圍裙的樣子。”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